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卷二十一

詳校官祭酒
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八百三十三

經部

毛詩注疏卷二十一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雅

甫田之什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箋刺其

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疏

箋正義曰經言成王庾稼千倉萬箱

是倉廩實反明幽王之時倉廩虛也言適彼南畝耘耔黍稷是農人得職反明幽王之時農人失職也政煩賦重楚茨序文次四篇文勢大同此及下篇箋皆引之言由政煩賦重故農人失其常職也若然賦重

則倉應實倉虛則賦應輕而同刺之者以王貪而無藝故賦重用而無節故倉虛由倉虛而賦更重以賦重而民逃散農人失職由政煩賦重所致其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賦重故箋先言倉廩虛乃言政煩賦也重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

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我取其陳食我農人
自古有年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云倉廩有餘民得
賒貫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
者豐年之法如此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傳耘
除草也耔雖本也箋云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
南畝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於古言稅
法今言治田互辭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傳烝進髦俊也
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云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

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

俊士之行音義

倬陟角反韓詩作薊音同云薊卓也丈直兩反依義丈夫是也本又作大夫一

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也大古之大音泰見賢遍反食音嗣賒音奢貫音世又食夜反說文云貸也

紓音舒何常汝反蓄勅六反耘音云沈又音運本又作芸音同耘音子沈音茲壅禾根也藪魚起反徐魚力反

介音界烝之承反髦音毛鋤本或作助同士疏正義曰魚反間音閑處昌慮反肆以四反行下孟反毛以爲

倬然明大者彼古太平之時天下之大田也一歲之收乃取十千以其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

斗斛也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舉十千多數而已以其大熟如此故詩人云我取其陳者以食農人使一家之內

尊老得食其新粟卑穉食其陳粟是爲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自古太平有豐年其時如此故今成王之時亦

奉而修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內或耘除草木或壅其根本功至力盡故今黍稷得蕤蕤然而茂盛收穫既多國用充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又得進我民人成爲髦俊之士由倉廩實知禮節故豐年多穫髦士所以得進也而幽王不修之故舉以刺焉鄭惟今適南畝三句同其首尾皆異言倬然明著者彼太古之時於丈夫之所稅田一歲之中於一成之地取十千畝也言賦斂不重倉廩盈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遂云我從官取其倉廩之陳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令國以足用下無困乏自古豐有之年其法如此故今成王之時舉而修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中或耘或耔黍稷蕤蕤然茂盛其農人所居廬舍及所止息之處閒暇則以道藝相講肄故得進我農人成其爲俊士之行是農人盡力而治田上依古法而稅斂政省賦輕倉廩以實今王不能然故反以刺之傳正義曰以雲漢云倬彼雲漢是明貌也言明者疾今不能

言古之明信故云明也齊甫田傳曰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說也箋正義曰以此章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爲官之税法税法而言十千爲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夫猶傳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注亦云甫丈夫之美稱甫或作父是爲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言以禮法長於人可倚仗也是夫者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通天下男子之辭喪服曰丈夫婦人是

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據幽王之時而思古
謂思成王也成王既古矣而云今適南畝以成王之時
爲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爲太古也案禮記郊特牲與
士冠禮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下即云牟追夏后氏
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然則太古冠布在三代之前
故注云唐虞以上曰太古然世代推移後之仰先皆爲
古矣古有遠近其言無常故易以文王爲中古禮記以
神農爲中古各有所對爲古不同則太古之名亦無定
限此言太古古於成王則可未必要唐虞以上也孟子
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則
什一而稅堯舜已然此論稅法而言太古亦以太古爲
唐虞於理雖通但什一而稅三代皆然據今成王所修
不必要本堯舜信南山言成王奉禹之功則此太古蓋
亦禹也言丈夫稅田謂於丈夫而稅其田以治田者男
子故言於丈夫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
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

是九夫爲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稅千畝成稅萬畝也又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明從井稅一夫爲百畝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萬畝也鄭以爲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爲田畝者以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釜斛也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鍾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鑿涇水爲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溉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彼瀉鹵之地灌溉之功畝收一鍾明太平陰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收一鍾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鍾容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爲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熟

其收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碩自三四百五十碩自倍三百碩彼謂中平之地土熟畝六碩故本太平之上熟上地準關中爲畝一鍾也孟子曰言三代税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對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事也孟子又

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
井別一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
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
郊外則國中謂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
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
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
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
而助者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
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
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玄通其
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
一通率爲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
什一不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
通率爲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
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爲

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內之貢爲異外內也案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子此若成稅萬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說天子之事得云歲取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爲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則廣舉天下之田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須變爲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得爲天子所取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

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此井稅一夫是爲定法而禹貢注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以禹貢九州之賦法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多少無所比況遂以九井擬之以示稅之多少耳非其實稅之也何則九州之地不至九倍若第一之州爲三等豈第九州之上者一家受田九百畝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斯不然矣若亦以百畝二百畝三百畝爲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降其稅不可下州九家而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

井稅擬之耳箋必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業而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爲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取既爲稅斂之言十千即是期限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祕文無指定可爲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維耦百室盈止周公之東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圍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爲總舉大辭也又叅之於司馬之書校之於一歲之稅其數正允有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孫毓難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該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每於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傳正義曰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云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以對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夫別於眉壽彼農夫與此農人一也言農人食陳明對眉壽爲尊者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箋正義曰上言古之稅法一成而歲取

十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賒貸取而食之也以官有蓄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紓出官粟之蓄積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亦是使民愛重存留此新穀也定本及集注貸皆作貰義或然也地官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因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即我取其陳也此又特言農人不對眉壽則老壯總爲農人不與七月同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而得有貸官粟者然古今時運人亦一也作制者美古之辭據多以言不能使皆有蓄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者稅斂有義用之以道以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貧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乂安豈言皆無蓄積人盡取之也傳正義曰食貨志云后稷始畎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畎長終畝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於畎中苗葉以上稍耨壠草因壠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薹薹而盛

也是說耘耔之事附根即此雖本也箋正義曰以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別之而下言曾孫來止故知今者成王之時也言不奪農時故得使農人知其南畝也傳正義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故云治田得穀俊士以進也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爲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年豐爲功成治定故俊士以進以田得穀故耳箋正義曰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爲舍也信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倦而息故介止分爲二事也禮使民鋤作耘耔其有間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相講論而肄習其業言禮者以其禮法當然非有禮文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即此烝我髦士是也以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爲切故易傳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

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箋云以絜齊豐盛與我

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我田

既臧農夫之慶箋云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

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

女傳田祖先嗇也穀善也箋云御迎介助穀養也設樂

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

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

鼓以樂田畯音義

齊本又作齋又作盞同音資注同犧許宜反爲于僞反下爲農親爲爲之

皆同蜡仕詐反勞力報反篇末勞賜同御牙嫁反幽彼貧反本亦作邠樂音洛

疏

正義曰毛以爲上既言黍

稷茂盛故今至秋以用我器實之齊豐而明絜及與我犧而純色之羊用此齊牲以祭社稷以祀四方以報其

能成五穀之功也五穀成熟則我田事已善矣於孟冬之月其農夫之人受慶賜謂息田夫而饗勞之也至前

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澍之雨以大得我稷之與黍其成熟則人

皆修飾以善我士之與女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惟以佑助我禾稼之黍稷及其成熟當以養我士之與女爲

異餘同傳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官肆師祭之日表盞盛告絜注云衆六穀也則六穀總

爲齊天官甸師注云粢稷也惟以稷爲粢者以稷是穀
之長爲諸穀之總名六穀皆爲器之實故曰器實曰齊
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六年左傳曰
潔粢豐盛言爲穀則絜清在器則豐滿是指器實爲粢
在器爲盛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
當與鄭同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
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
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
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則社鄭志答趙商
云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
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
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
后土祭誰社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
封先告后土玄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瓊問
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答趙商曰當言
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

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
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
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
也死以爲社神而祭之故曰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
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由
此言之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曰履后土
而戴皇天指謂地爲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
爲后土此人爲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爲后土
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
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宜
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定爲后土土神檀弓曰以國亡
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后
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
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故云社
祭土神以宗伯與左傳皆謂地爲后土則土神宜稱后
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省文以理皆可通故云

欲定之亦可不須言也言迎四方之神於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答趙商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箋正義曰楚茨箋云明猶絜也齊言明謂絜清羊言犧謂純色故云以絜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經言齊明箋云絜齊文倒者各從其便而言耳郊特牲云社稷大牢則四方之神亦大牢此獨言羊以會句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社謂陰祀其犧用純黑色也其方

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知此社與四方皆爲秋祭報功者。以上言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農夫之慶。當孟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爲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罍致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報社稷。鄭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臧善也者。農夫之得慶。賜惟勞賜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故言我田事既善。則慶賜農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者。王者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蜡。又爲臘祭先祖五祀。因今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是爲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蜡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是說大蜡之祭。

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臘即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只云息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夫爲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冠而祭爲臘祭也是以注云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也以此知臘在既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時也下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酒誥周公戒康叔禁民飲食民無故不飲酒歡樂今以歲穀豐熟場功畢入而特聽之故謂之慶賜勞息漢世每有國慶而賜民大酺亦此義也臘與息民蜡後爲之

以其與蜡同月若不爲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年不顺成八蜡不通郊特牲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既藏乃云農夫之慶之意也彼注數八蜡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此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又大宗伯云醯辜祭四方百物注云謂磔攘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傳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及卑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

后土則五穀所生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篇章云以樂田畯尚及典田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故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爲后土后稷爲田正而言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總言詩人謂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惟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神農是其意也穀善釋詁文王肅云大得我黍稷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箋正義曰言設樂者總琴瑟擊鼓鼓言擊明琴瑟亦擊可知篇章云吹幽雅則有篇吹之此不云篇彼篇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知迎先嗇謂郊後始耕者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

後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注云元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時而祭之也知者以先嗇入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祁雨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耕時祭之也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昭四年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雨以甘事故得祐助我禾稼當以養士女也以此事在孟春則事最在後時次於上故以此結章見後當恒然反明此年之春已有此事以興嗣歲亦此義也引周禮者籥章文也彼注云祈年求豐年也幽雅七月也七月有于邦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歌其類也謂之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以此言之云吹幽雅謂籥吹之故其職掌土鼓幽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幽籥幽國之地竹玄謂籥幽人吹籥之聲章是也祭田祖而并祭田畯者以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

教民亦是先教田其祭并及之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祭主祭田祖末言以樂田畯見其次及之故異其文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箋云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饗饁饗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饗饗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以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禾易長畝終善且有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曾孫不怒

農夫克敏傳敏疾也箋云禾治而竟畝成王則無所志

怒謂此農夫能且敏也音義

慤于輒反畷子峻反本又作俊後篇同喜毛如字鄭

爲饒尺志反下篇同攘如羊反鄭讀爲饒式尚反疏正義
王如字饋巨愧反從才用反易以豉反徐以赤反疏義
曰毛以爲成王之時非直爲民報祭祈年又曾孫成王
亦自來止親循畝畝以勸稼穡也君既勸之於上民又
勤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子並來饋慤於彼
南畝之中家盡歡樂矣其田畷之官典田大夫既至見
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即教農夫以閒暇之時攘除田
之左右辟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故使禾
生易而治理長而次列徧竟畝中終至成善且收而大
有曾孫成王見其如此不有恚怒乃謂此農夫其田事
既有工能而且敏疾故不怒之以是致黍稷茂盛而年
豐矣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爲曾孫成王之來止也

則以其已之婦與子謂后與世子出觀農事使知稼穡之艱難也又以飲食而行饋餉彼在畝畝之農人設食以勸之使其樂事也田畯之官至又加之酒食之饍以慰其典田之勤也又饌其左右從已之行者以賞其行途之勞令喜於巡勸不厭也又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而愛之故上下用命農畯勸樂餘同箋正義曰以信南山準之故知曾孫成王也上言饌下言嘗皆飲食之事故饌讀當爲饌也釋詁云饌饌饋也舍人曰饌自家之野也此饌字在饌喜之下而先言之者以詩中未有其事故先明之田畯田官在田司主稼穡故謂司嗇漢世亦有此官謂之嗇夫故言今之嗇夫也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云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以神農始造其田后稷教民播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者也蜡者爲田報祭故知謂此二人稷爲人臣教稼亦是田官故謂之司嗇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嗇言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饌彼南

畝田畯至喜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爲饍
饍酒食也此爲田事而言曾孫之來故知成王來止謂
出觀農事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明曾孫自以已之
婦子故知親與后世子行也王之婦子明曾孫自以已之
子者以將欲傳之國祚明其教戒尤深故知非餘子也
稼穡之艱難尚書無逸周公戒成王之辭也此經曾孫
之下而云以其明以下皆曾孫之事故云爲農人之在
南畝者設饋以勸之謂成王爲之設也言司嗇至則又
加之以酒食則農人之饋無酒故云加之也其左右之
行雖各有糧食王欲其勸農忘苦從行不厭故饌之也
王之從者必有公卿大臣親爲嘗其饋之美否亦所以
親之也此經毛不爲傳但毛氏於經無破字者與鄭不
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畝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
使其婦子並饍饋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
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傳意
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閭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

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爲惠不普玄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閭惟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幽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其事婦子俱饗也田畯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饗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饗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爲短斯不然而親爲之嘗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輕其稅斂二章爲之祈報此章言思澤深厚卒章言收穫弘多歷觀其次粲然有敬寧當於此甫說農人之家行饁之事又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禋祀並是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輒廁其間也且言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也上無農人之文何得爲農人婦子乎既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后之從行於文自見復何所嫌而云無外事也若王后必無外事不當蠶

於北郊王基以親蠶決之非無理矣衣食人之所資田
蠶並爲急務蠶則后之所專故后當獨行田則王之所
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內之別職司之義而孫毓反言親
桑不隨王非其難矣王者憂深思遠以世子者生於深
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知稼穡之艱難欲
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王業而全宗祀也以子所親莫
過於母使之俱觀辛勤內相規諫此聖賢明訓可與日
月俱縣幽風同我婦子事連於舉趾此云以其婦子交
繫於曾孫辭既不同義固當異又安得皆爲農人婦子
也田畯所喜當喜農人之勤事文在饁彼之下是則喜
其饁食非復說其勤勞何有國史吟詠立文若是哉王
者從官非無常餼直以同循稼穡共食旨甘與夫秦風
所謂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南
畝之農人賜田畯以酒食者天子所省固無周徧值其
所幸便即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
農人之見饁也則人各用心賞一勸百可使海內從風

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賚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王基因於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爲籍田之事謬矣然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刺廢籍之文箋之上下言不及籍下篇刺矜寡不能自存其文亦同於此豈令矜寡之人就籍田据拾也又下章庾稼共此接連箋稱古之税法非爲籍田明矣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傳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箋云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税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也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箋云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是

言年豐收入踰前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箋云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
加以稻粱報者爲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

也音義

茨徐私反庾羊主反坻直基反積如字又子賜
反下皆同藁古老反總作孔反委如字又於僞

反收手又反又如字
疆居良反竟如字

疏

正義曰毛以爲上言曾孫之親
循畎畝此言稅穫之多曾孫成

王所稅得禾穀之稼其積聚高大如屋茨如車梁也曾
孫成王所稅得米粟之庾其堆高大如渚坻如丘京也
成王既見禾稼之積梁庾之多於是乃求千倉以處其
庾也乃求萬箱以載其稼也以其收入踰前故求倉廩
車箱以載置之喜其收穫之廣愍念農夫之勤故以黍
稷稻粱爲農夫之慶謂藁正飲酒加其饌食以稻粱也

非直勞而息之又爲之求福於八蜡之神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今幽王不能然故刺之也二斯皆爲語助鄭惟以介爲助餘同傳正義曰墨子稱茅茨不剪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爲屋蓋傳言茨積非訓茨爲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孟子十二月與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橫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釋丘云絕高爲之京是京高丘也箋正義曰庾是平地委粟而與稼相對則知稼有藁草矣故云稼禾稼謂有藁者也此言曾孫所有則是稅而得之而有庾稼二種明是稅有兩法故言古之稅法近者納總謂并禾稼納之遠者納粟米謂路遠者惟納粟又遠者惟納米以運輸爲難故輕之也此文稼庾相對而下言千倉萬箱是箱以載稼倉以納庾故知庾露地積穀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汙小汙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此言禾庾當在畿內若畿外則采取美物以當邦賦不入穀

矣畿內雖用貢法應校其歲以爲率依税法近郊十一
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以未及米貢入於
王掌客有芻薪倍禾之言是明周法有禾稼之稅矣禹
貢有納秬納秠周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云五百里
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秬三百里秠服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注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
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秬秠斷去藁也三
百里秠秠又云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
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
以此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爲近者納總遠者納米既無
秬秠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爲差也若然後世之役宜繁
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弼其外五百里爲方二
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
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又鄭志答趙商云畿
內四百里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
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

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特牲少牢之祭皆無稻梁此特言黍稷稻梁故知勞賜農夫加以稻梁也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爲農夫之求神惟蜡祭耳故云爲之求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尸祝故云萬壽無疆竟爲得福之辭與三章互相成也蜡在息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前而福慶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篇也定本疆境字作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序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箋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音義

矜古頑反注皆

同字或正義曰四章皆陳古善反以刺王之辭經作鰥疏惟言寡婦序并言矜者以無妻爲矜無夫

爲寡皆天民之窮故連言之由此而言孤獨老疾亦矜寡之稱其文可以兼之矣箋正義曰箋亦以序省略反取經意以明之經從首章盡二章上三句言成王教民治田百穀茂盛止役順時秀實成好反明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也二章下五句言時無蟲災反明幽王之時蟲災害穀也三章上四句言雲雨安舒反明幽王之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下五句言收刈有餘寡婦獲利是下民豐盈矜寡得濟反明幽王之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也詩皆公卿國史所作故云時臣思古以刺之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

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櫛陳根可拔而事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傳覃利也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蓄栗之蓄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蓄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蓄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傳庭直也箋云碩大若順也民既熾蓄則種其衆穀衆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音

義

種章勇反此注及下注擇種並同墾苦很反相息亮反長張丈反冒莫報反概其月反覃以冉反徐又以

廉反俶載衆家並如字俶音尺叔反始也載事也鄭讀爲熾菑熾音尺志反菑音縑栗音列鄭注周禮云讀如

裂繻疏正義曰毛以爲古者成王之時有大肥美之田之裂墾可墾耕矣又多爲稼而以授民也民已受地相

地求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豫具田器既已戒勅之矣此受地擇種戒勑具器既已周備矣至

孟春之月乃耕而事之矣用我覃然之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種其百種之衆穀其穀之生盡條直且

又長而茂大民既勤力已專其務曾孫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不奪其時令民得盡力於田今王不能然故

刺之鄭唯用利耜熾菑耕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爲異餘同箋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

種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爲天下之田故以爲肥美之大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爲天下田

矣地自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其外皆可墾耕作者舉其年豐明田多故云大田地之肥美者謂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爲稼可授民者以此方陳擇種豫戒是本之於初所授受之辭其實此地先在民矣言多爲稼者地官司稼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有所生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秋官蒞氏掌殺草月令云燒薙行水皆是爲稼也爲稼謂多爲此等之稼以冀美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然鄭則不宜言爲也此當在授民之後民自稼之言多爲稼乃授民者疾今之田萊多荒而本之初授不廢授民而稼之或公家令民稼之而後授故蒞氏掌之也又云將稼者謂將稼種之與多爲稼者別也以別起此文明多爲稼者故非稼種矣以下經始說耕事則此未得下種故知既種爲相地之宜而擇其種也月令云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司稼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稂之種與其所宜注云知種所宜之地草人云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即分

地之耕是也以既知地所宜種故引月令并云出五穀爲之種也計耦事者以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耒耜之具別言田器則耨耨所用故彼注云鎡箕之屬命民即是戒之故云此之謂戒也既備者辭總上事故云是故備矣此在往年至春始用云乃者緩辭也孟春土長冒櫟陳根可拔月令注引此言農書曰則此出於農書也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七家不知出誰書也以冬土定故稼櫟於地與地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櫟則舊陳之根可拔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傳正義曰良耜云畎畎載芟云有略與此覃皆連耜言之明爲耜之立意故云覃利也傳不解畎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畎爲始載爲事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於南畎箋正義曰此及載芟良耜皆於耜之下言畎載南畎是畎載者用耜於地之事故知當爲熾苗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苗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苗也連言苗粟之苗者弓人云凡鋸幹之道

苗粟不逆則弓不發注云玄謂粟讀如裂繻之裂彼鋸弓幹以鋸苗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苗而發之義理既同故讀從其文以見之也上云乃事是豫以待時之言故云時至以爲相連文次也田一歲曰苗釋地文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苗則是入地殺草之名故引爲證也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即云耰而不輟注云耰覆種也是古者未解牛耕人耕即下種故云民既熾苗則種其衆穀此既庭及下章既方之等皆論天下之田宜爲普徧之辭故皆以既爲盡言穀生盡條直茂大也月令云毋聚大衆毋作大事以妨農事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既方既皐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傳實未堅者曰皐稂童梁也莠似苗也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

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
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去其螟螣及其蝱
賊無害我田穉傳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蝱食節
曰賊箋云此四蟲者恒害我田中之穉禾故明君以正
己而去之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傳炎火盛陽也箋云螟
螣之屬盛陽氣羸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
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音義

阜才老反稂音郎
又音梁童梁草也

說文作節云稂或字也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
節也莠餘久反去起呂反注同螟莫庭反螣字亦作或

徒得反說文作蛭蟲本又作蚌莫侯反爾雅云隨所食
爲名郭云皆蝗類也稭音稚下同秉如字執持也韓詩
作卜卜報也界必二反與也疏正義曰上言穀生茂大
炎于沾反沈于凡反羸音盈此言秀實之好云衆穀
既秀穗上已有字甲盡生房矣稍復結粒盡成實矣粒
又稍成盡堅熟矣並無死傷盡齊好矣不有童梁之稂
不有似苗之莠是其五穀大成也所以得然者由其明
王能自正已去其食心葉之螟螣及食根節之蝨賊無
害我田中之稭禾者由此而皆得大成也明所以能去
四蟲者以其明君爲政德當靈祇故云田祖有神不受
此等之害持于炎火使自消亡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傳
正義曰以此章承上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阜音爲
造訓爲成也文在堅上是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阜
也稂童梁釋草云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璞曰似莠是
也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
苗也箋正義曰阜是未堅方文又在阜上初秀始欲結

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謂米外之房者言其孚甲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程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其日甲乙注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此孚甲生出也禾既有穗即生孚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未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堅熟矣衆穗皆熟故云盡齊好矣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亦由時氣之和使然傳正義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蟊食根曰蠹食節曰賊皆釋蟲文李巡云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蟊也食禾節言貪狼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蠹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郭璞曰分別蟲啖禾所在之名耳螟與蟊蠹與蟲古今字耳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

政起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爲兼通也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螽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螽蟷蛄也食苗根爲人患許慎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螽舊說螟螽蠹賊一穗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内外言之耳故捷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箋正義曰以特言田穉故云恒害我田中之穉禾蟲災之盛種者亦食以穉者偏甚故舉以言之以其由政而然故云明君正已而去之傳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也陽而稱火者以南方爲火炎爲甚之故云盛陽也知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故箋云盛陽氣羸則生之義無取於火之實故爲盛陽也箋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意以螟螽之屬四者盛陽氣羸則生之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爲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勝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故持之付于

炎火使自消亡也田祖所以受者以害由政起今明君爲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若政能消之則本無可受而云田祖不受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傳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祈祈徐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傳秉把也箋云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

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爲利

音義

滄本又作奔於檢反漢書作黠萋七西反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祈巨移反雨我之雨于付反注

內主雨同一本主作注雨如字穫戶郭反斂力檢反疏
穡才計反又子計反穫也穗音遂把巴馬反矜音鰥
正義曰言太平之時有滄然既起萋萋然行者雨之雲
也此雲既行乃起其雨澤祈祈然安徐而落不暴疾也
民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云此雨本主爲雨我公田耳
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廣見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
義要雨無不徧天澤以時故得五穀大成由此民所收
刈力皆不足而令彼處有不穫刈之穉禾此處有不收
斂之穡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
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据拾取之以自利
也今王不能然使矜寡無所資故刺之定本集注穡作
積傳正義曰旣言有滄即云興雨雨出於雲故知滄雲

興貌雲既興而後行萋萋在渰之下故知雲行貌雲行
然後雨落故萋萋之下言興雨也祈祈徐貌謂徐緩而
降故箋云不暴疾也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
雨箋正義曰穡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
禮曰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穡名也
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即引此詩云彼
有遺秉此有不斂穡是也彼注言此秉者以對米秉爲
異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
筥謂一穡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
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有對故言此以別之王制及
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地
官遺人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餼而須捃拾
者以豐年矜寡捃拾足能自活王
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餼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

饔饔酒食也成王出觀農事饋食耕者以勸之也司嗇
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勞倦之爾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
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傳騂牛也黑羊豕也箋云
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

祀用黝牲音義

饋食之食音嗣勞力報反禋音因享許兩反徐又許亮反黝伊糾反黑也

疏

正義曰毛以爲曾孫成王之身自來止親循畎畝以觀稼穡也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畯之官至喜樂其事以勸慕能勤故得成穫故成王之來乃於四方之神則禋敬而絜祀焉其祀之也以其騂赤之牛黑之羊豕與其黍稷之粢盛用此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爲神歆饗而報以大大之福所以常得

年豐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爲曾孫來止則以其婦之與子出共觀之又設食饁彼南畝之農人以勸之其田畯又加之以酒食勞之故上下樂業穀得以成也曾孫之來則又於四方之神而往禋祀焉所祀者以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神饗之而報以祐助與大福傳正義曰毛以諸言騂者皆牛故云騂赤牛也定本集注騂下無赤字是也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用太牢故以黑爲羊豕通牛爲三牲也且上章言犧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爲太牢牢中色而色不同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箋正義曰此以田事爲主成王出觀民事因即祭祀故云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對出觀爲文也此出觀之祭則祭當在秋祈報並言者言其報已成而祈後年也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地官牧人文也彼注云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之神

而引以解此者以毛分騂黑爲三牲鄭以騂黑爲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爲別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方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以爲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騂黑者略舉二方以韻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禋祀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爲禋祀故亦以禋言之五祀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方祭有羊孫毓以爲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序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

罰惡焉音義

洛水名

疏

正義曰作瞻彼洛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爵命賞罰故

思古之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以刺今之不能也爵命即賞善之事但爵命之外猶別有賞賜故敘分之經三章皆言爵命賞善之事既能有賞必當有罰故連言罰惡耳於經無所當也此及裳裳者華桑扈駕騫亦是思古以刺今但與上四篇文勢不類故敘於起發不同耳上篇每言曾孫則所思爲成王此等不言曾孫不知思何時也故宜云古明王不指斥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傳興也洛宗周漑浸水也泱泱深廣貌箋云瞻視也我視彼洛水灌溉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興者喻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

賢者君子至止福祿如茨箋云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
命者也爵命爲福賞賜爲祿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
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
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
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
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
服紂衣纁裳也音義

決於良反漑古愛反浸子鳩反灌
古亂反韎音昧又亡界反韐音閣

又古洽反爽許力反赤貌茅如字蒐所留反鞞音畢任音壬將子匠反下同紂音緇縶許云反疏正義我視彼宗周之洛水矣維此洛水則泱泱然深而廣大能灌溉以時浸潤以成嘉穀以喻我視彼古昔之明王矣維此明王則仁而寬愛能爵賞以理賜命以成賢者是王恩之深厚也故君子諸侯之至止來見於王則主爵命之以福又賞賜之以祿其聚積多大如屋蓋之茨也又言諸侯世子初除父喪服士服來至京師正值有征伐之事王以其賢命代卿士之任服韎韐之韍有奭然而亦以作六師之將其賢如是故得福祿也今王不能爵賞諸侯之賢者故舉以刺之傳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洛爲宗周之浸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箋正義曰上以水喻明王故知至止爲來至明王之所受爵命也凡言福者大慶之辭祿者吉祉之謂善事皆是不必一定以此所

思者止思爵命賞賜耳故言爵命爲福賞賜爲祿於此
 經對文爲然於他書散則通矣福祿非聚積之物而云
 如茨故云如屋蓋以喻多也傳正義曰黼黻者衣服之
 名與者赤貌傳解言與之由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
 草色赤故也一曰黼黻所以代鞞者案爾雅云一染謂
 之纁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此曰黼黻即一入曰黼
 黻是纁也定本云一入曰黼黻是以他服謂之黻祭服
 則謂之黼黻以此黼黻代他服之鞞大夫以上祭服謂
 之黻士無黻名謂之黼黻士言黼黻亦猶大夫以上之
 言鞞也若然玉藻云一命緇鞞黝珩注云侯伯之士一
 命則士亦名鞞矣言黼黻者彼注亦云子男大夫一命
 則一命緇鞞以子男大夫爲文故言鞞耳其實士正名
 黼黻士冠禮爵弁服黼黻不言鞞是也天子六軍夏官
 序文箋正義曰以序言爵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世子
 也若在三年喪中則凶服不得有黼黻耳若已爵命則
 當服諸侯之赤鞞不得服士服故知除三年之喪服士

服而來也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韎韐故知諸侯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禮故有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尚比卿今此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爲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注謂未踰年者尚然況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等而已此詩大意皆言諸侯世子受王爵命今服士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云作六師故知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也以軍將命卿故知代卿士也天子六軍一卿將一軍言將六軍而出者舉六軍見天子之法其實六軍之中將一軍耳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也春秋之義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則天子

遣使就國賜之矣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其事也此言除三年之喪自來受賜命者天子命諸侯之禮亡亦無明文春秋之義言踰年賜命者說者致之非傳辭也春秋之世魯文公晉惠公即位而賜之魯成公八年乃賜之齊靈公天子將昏於齊始賜之衛襄魯桓則既薨乃賜之是賜命時節無定限也由此而言蓋踰年賜命是其正其不得命則除喪自見天子此是踰年未得命者故自來也傳言韎韐茅蒐染故解之云茅蒐韎韐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爲韎韐也士冠禮注云韎韐者緇韐而黝珩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又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是古人謂蒨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韎韐故云茅蒐韎韐聲也又解代鞞之意士朝服謂之鞞祭服謂之韎韐駁異義云有韎韐無鞞有鞞無韎韐是韎韐必代鞞也其禮合韋爲之此韎韐是蔽膝之衣耳士冠禮

陳服于房中云爵弁服纁裳紵衣緇帶黹韜是黹韜配爵弁服也彼注云爵弁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紵衣絲衣朝服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引之以衣在裳上故先云紵衣耳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韞琇有珌傳韞容刀韞也琇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琇而珌珌諸侯璆琇而璆珌大夫鐻琇而鐻珌士琫琇而琫珌箋云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箋云德如是則能長安其

家室親家室親安之尤難安則無篡殺之禍也音義

鞞

又作瑁補頂反說文云刀室也瑁字又作鞞必孔反佩
刀鞘上飾珣字又作瑁賓一反佩刀下飾珣音遙以蜃
者謂之珣瑩徒黨反字又作瑒音同爾雅云黃金謂之
瑒瑒音蚪沈舉彪反錄音遼爾雅云白金謂之銀其美
者謂之錄徐何盧到反本又作瑒亦音遼又力小反說
文云玉也字書力召反鏐力幽反又力幼反沈又力虬
反黃金之美者郭云紫磨金瑒力計反說文云疏正義
蜃屬斷丁亂反篡初患反殺本亦作弑同音試疏曰言
明王既有恩澤能爵命諸侯故君子諸侯至止於王之
所王既爵命之又加賜以容飾之刀有鞞以盛之其鞞
則有瑁及其珣之飾賜之以顯其能制斷也君子諸侯
爲王所賜之以其德如是則能萬年而長安其家室無
危亡之禍矣今王不能爵賞諸侯故刺之傳正義曰古
之言鞞猶今之言鞘內則注遼刀鞞是也以公劉云鞞

琫容刀故知鞞容刀鞞也又容者容飾此琫有琕即容飾也琫上飾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名爲琫琕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琫上飾鞞下飾者以彼無琕文因琫爲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傳因琫琕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琫琕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天子玉琫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飾曰以蜃者謂之琕郭璞曰琕似琫說文云琕蜃甲所以飾物也釋器又云黃金謂之璫其美者謂之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鐻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鈐即紫磨金也說文云公琫蜃而不別於蜃故天子用蜃士用琕也定本及集本皆以諸侯琕璆字從玉又以大夫鈐琕恐非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箋云此人世

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

同而已無所加也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序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
讒諂竝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箋古者古昔

明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音義

諂勅檢反疏正義曰作裳裳者華

詩者刺幽王也以其古之仕於朝者皆得世祿其祿今用小人幽王在於天子之位則有讒佞諂諛之人竝進於朝既爲佞以蔽之王又進讒以害賢而王信受之棄去賢者之類絕滅功臣之世嗣故時臣思古以刺之也此言古之仕者世祿及文王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皆謂仕官於朝者朝者在官之總名公

卿大夫皆是也經言乘其四駱則仕者得乘四馬矣
禮士乘兩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有世祿復
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
尚當然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三章箋云守我先人
之祿位并位言之見此意也類謂種類世謂繼世棄
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其理一也由其賢而得有功
以舉類而當嗣世義不異矣但指人身而稱賢者據
祿位而言功臣耳經四章皆言思見明王以免讒諂
竝進今已棄絕之事也箋正義曰諸言在位者多謂
臣在於位此小人在位文對古者明王則在位謂幽
王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傳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箋
云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王

賢臣以得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我觀之子我心
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箋云覲見也之子是子
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則我心所憂寫
而去矣我心所憂既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
者憂讒諂竝進音義

滑思敘反治直吏反遠于萬反又如字覲古豆反

疏

正義曰詩

人遇讒絕世傷今思古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在於
上又葉滑然而茂盛兮在於下華葉相與共成榮茂以
興顯著者君也在於上美德者臣也佐於下君臣相承
共興國治古之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是子之明
王則我心所憂讒諂之事寫除而去兮我心之憂既已
寫兮則仕於彼朝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之美而處之

兮言常處此聲譽之美兮已由讒見絕故憂而思之以
刺今也傳正義曰以華狀顯見故言猶堂堂也此葉興
臣德盛故滑爲盛貌有狀之杜刺不親宗族故傳以滑
爲枝葉不相比也箋正義曰讒諂竝進由君受之三章
皆言華故以華喻君也華既喻君而復有葉故以喻臣
言君之須臣爲輔猶華之須葉以盛故下章無葉以喻
無臣也華葉之在於枝高下同耳言華上
葉下者因文王之上下以喻君臣上下耳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傳芸黃盛也箋云華芸然而黃興
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我覲之子維其
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箋云章禮文也言我
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政

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音義

芸音云徐音
運見賢遍反

疏

正義曰既思君臣竝賢而不得又思君明而無賢臣者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此華乃芸然而其色黃

而盛矣以興顯著者君也此君其德彰而明矣華盛而
不言其葉見君明而其臣不賢我得見是子明王雖無
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也維其政有禮文
法度之章則能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榮矣我
所以欲得見之也傳正義曰芸是黃盛之狀故箋云華
芸然而黃也此華赤以黃爲盛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
若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箋正義曰類
上章有葉而此無故云而不言葉者微見無賢臣也微
謂不明言而理
見是其微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傳云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興明

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我覲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
六轡沃若傳言世祿也箋云我得見明王德之駁者雖
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諂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

駱之馬六轡沃若然音義

駁邦角反駱音洛沃如字徐於縛反

疏

箋正義曰喻取

其象既以黃色興明王德純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華自有雜色與純者二章各舉以喻非此華本黃而變白又非白即衰也華一時而黃白雜色以興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爲不純也故言時有駁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爲明王矣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左陽道朝

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箋云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
多藝有禮於朝有功於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傳似嗣
也箋云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
之今遇讒諂竝進而見絕也音義

朝直遙反下
及下篇同

疏

正義
曰詩

人既思明王又陳已所以宜嗣之意也言左之左之左
陽道朝祀之事我先人君子則宜而行之右之右之右
陰道喪戎之事我先人君子則能有而曉之此二德者
我先人維其竝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其子孫嗣之今遇
讒見絕故思古明王也左陽道嘉慶之事故言宜之右
陰道爲憂凶之事不得言宜故變言有之二者皆君子
之所能故下經總言有之明二者皆有也傳正義曰以
天下之事多矣大總不過吉凶故舉左右以目之左陽

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吉之大故爲陽也右
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戎者有所殺故爲陰也
以能事弘多故皆
重言以見衆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序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箋動無禮

文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音義

扈音戶桑扈竊脂鳥也說

文扈疏正義曰以其時君臣上下升降舉動皆無先
作雇疏王禮法威儀之文焉故陳當有禮文以刺之

即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三章言其君爲百辟所法而
受福卒章言臣能燕飲得禮而不傲慢皆是君臣禮
文之事故總之此與賓之初筵序皆言君臣
上下以君臣即有上下之禮故并言以見義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傳興也鶯然有文章箋云交交猶
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
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
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君子樂胥受天之祐傳胥皆也
箋云胥有才知名也祐福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
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

音義

鶯於耕反佼佼交卯反胥毛如字鄭
徐思敏反祐音戶知音智下同

疏

正義曰毛以
爲佼佼然飛

而往來者桑扈之鳥也有鶯然其羽之文章故人皆觀
視而念愛之以興動而升降者王與羣臣也當有威儀

禮法則天下亦觀視而樂仰之君子既有禮文爲下所
愛盡得其所故能樂與天下所共是與天下皆樂而得
受天之祜福也鄭唯樂胥爲異具在箋說箋正義曰黃
鳥小宛傳曰交交小貌此云猶佼佼飛而往來者作者
各有所取佼佼實飛而往來之貌也此喻升降舉動故
取往來爲義傳正義曰胥皆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皆
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
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
內無違命者諮謀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
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
則庶人樂矣是述毛之義也箋正義曰周禮每官之下
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爲十
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知胥有才智之名易歸
妹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
名女須鄭志答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
妹以爲名是胥爲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耳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傳領頸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傳

屏蔽也箋云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爲天下蔽捍

四表患難矣蔽捍之者謂蠻夷率服不侵畔音義

屏卑郢反

爲于僞反捍音汗難

疏

正義曰毛以爲言君子王者既有禮文又能樂與天下皆共之

能與天下皆樂則爲萬邦之蔽捍天下皆得其樂無復
侵伐之憂是爲之蔽捍矣鄭義具箋箋正義曰萬邦是
中國之辭與中國爲屏蔽明捍四夷可知也
故云蠻夷率服不敢內侵外畔是蔽捍也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傳翰幹憲法也箋云辟君也王者

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幹

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傳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箋云
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
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音義

翰戶旦反
辟音壁楨

音貞戢疏

正義曰毛以爲言王者之德外能蔽捍四表
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幹則百辟卿

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王能如此則天下之民不戢聚
而歸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不畏難而順之乎言畏難
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爲天所祐其受福豈不多乎言
受福多也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上二句與毛同下
二句具在箋傳正義曰釋詁云楨幹也舍人曰楨正也
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

楨幹者皆以築牆爲喻幹是牆之主善政亦民之主也
憲法釋詁文箋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之屏因上文而轉
故亦爲蔽捍四表之患難人君之所施爲唯功事而已
故知立功立事爲之楨幹也百辟知卿士者以烈文百
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故知爲卿士尊比諸侯故曰
君也言王位至尊天所子愛解其當自斂難之意斂者
收攝之名故言斂以先王之法難者戒懼之辭故知難
以亡國之戒不自斂以先王之法即動無禮文也故序
箋云動無禮文者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是先王
之法爲禮文也不自難以亡國之戒者即不用賢也故
首章箋云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而庶
官不曠政和而民安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
又彼文連言受天之祐彼由樂有賢智則受天之祐此
不難以亡國之戒則受福不多是相配成也易傳者以
順文理切不
假反言故也

兕觥其觥旨酒思柔箋云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

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觥然陳設而已其飲

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其樂言不慙教自淫恣也彼

交匪敖萬福來求箋云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

加以慶賜音義

兕徐履反獸名觥古橫反以兕角爲之
觥音蚪本或作觥樂音洛慙火吳反教

五報反

疏

箋正義曰承上經而云彼是指思柔之人故
下文同云彼賢者也言交非教則常恭敬故引論語

居處恭執事敬爲不教慢矣故明王招
聘用之故云登用爵命加以慶賜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序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

有節焉箋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

夭也音義

鴛於袁反沈又音溫鴛於岡反又於良反疏正義曰作鴛鴦詩者刺幽王也以幽

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交接於天下之萬物鳥獸蟲魚皆有道不暴夭也其自奉養有節度不奢侈也今不能然故刺之交於萬物有道即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自奉養有節即下二章上二句是也見明王急於萬物而緩於已故先言交萬物而後言自奉養也箋正義曰天子以天下爲家萬物皆天子立制節其生殺與之交接故言交於萬物也有道者謂順其生長之性使之得相長養取之以時不殘

暴夭絕其孩幼者是有
道也不暴天王制文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傳興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
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箋云匹鳥
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此文萬物之實也
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
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君子萬年福祿宜之箋云君子謂

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音義

大音泰揜於檢反馴音
巡又音屑獺勑轄反

疏正義曰古太平之時交於萬
物有道欲取鴛鴦之鳥必待

其長大於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暴
夭也非但於鳥獨然以興於萬物皆耳至獺祭魚然後
取魚豺祭獸然後捕獸皆待其成而取之也君子明王
交於萬物之德如是則萬年之壽及福祿並皆宜歸之
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傳正義曰以交於萬物則
非止一鳥故云興也言舉一物以興其餘也又解正舉
駕騫者以駕騫匹鳥也相匹耦而稷馴則易得也易得
尚以時取明萬物皆然故言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
取之以時也又言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此即取之以
時之事也謂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釋器云
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
畢以畢羅異器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兔彼雖
以免爲文其實亦可取鳥故此駕騫言畢之也羅則張
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箋正義曰申說匹鳥
之意止則耦飛則雙性馴善而相耦則取之易得故詩
特舉之駕騫即是萬物之一而傳以爲興故又解之此

交於萬物之實而言興者欲廣其義故也箋又止言魚獸二事者以天之生物飛走而已經已言鳥又舉魚獸則可以兼諸水陸矣且因王制詩傳之成文也此豺獾祭時魚獸成就皆是魚獸放縱分散之時故於是可取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傳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梁

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

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箋云遐

遠也遠猶久也音義

戢側立反韓詩云捷也捷其喙於左也恐丘勇反

疏

箋正義曰

言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雄者而言耳此舉鳥不恐懼亦廣興其義禮運曰龍以爲畜故魚鮪不忿鳳以爲

畜故鳥不獮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是水陸飛走皆可擾馴也白華文與此同但彼言申后見黜故以陰陽相下爲義此興取自安故與此異也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傳摧莖也秣粟也箋云摧今莖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君子萬年福祿艾之傳艾養也箋云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爲福祿所養也音義

乘王徐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下同廐音救推來臥反弱

也秣音末穀馬也芻楚俱反莖采臥反韓詩云委也委
紆偽反猶食也與音豫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饌士戀反
減古攬反艾魚疏箋正義曰傳云推莖轉古爲今而其
蓋反徐又音刈言不明故辯之云此推乃今之莖字
也言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之於廐者以王馬多矣而
此言在廐明是王所乘馬天子之馬而不常與衆言愛
國用也序言自奉養非王身上章爲興知此亦興故言
以興於其身亦猶然也齋而後三舉設盛饌三舉節是
設盛饌也恒日則減馬唯一舉也齋爲有事故三舉恒
日無事而一此之謂有節天官膳夫云王日一舉注云
殺牲盛饌曰舉又曰王齋則三舉是恒日則減馬因奉
養先盛而倒言耳此不言朔月而玉藻云天子之食日
少牢朔月太牢明朔必加於恒日不知爲同齋三太牢
爲降二太牢也玉藻曰少牢與周禮日一舉不同者鄭
志答趙商云禮記後人所定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
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

多當以經爲正然則爲
記有參差故不同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箋云綏安也

音義

綏土果反
又如字

鴛鴦四章章四句

序頌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
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箋戾虐也暴虐謂其

政教如雨雪也音義

頌缺婢反著弁貌說文云舉頭
貌燕又作宴樂音洛卒章同雨

于付反
疏

正義曰作頌弁詩者時同姓之諸公刺幽
王也以王之政教酷暴而戾虐又無所親

不能燕樂其同姓親睦其九族孤特傾危將至喪亡
故同姓諸公作是頌弁之詩以刺之爲不能燕樂同
姓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
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亦
同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廣之不
能燕樂即亦不能親睦親睦由於燕樂以經責王不
燕樂今不親睦故分而言之耳暴戾無親即如彼雨
雪先集維霰是也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三章皆
上六句是也孤危將亡卒章四句是也其首章二章
上六句懼王危亡庶幾諫正亦是將亡之事也經序
倒者序述論其事由暴虐無親故不能燕樂
爲事之次經則主爲不能燕樂故先言之

有頌者弁實維伊何傳興也頌弁貌弁皮弁也箋云實
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

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
日視朝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箋云旨嘉皆美也女酒已
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言其知具其
禮而弗爲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
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又
刺其弗爲也薦與女蘿施于松柏傳薦寄生也女蘿菟
絲松蘿也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
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

已之將危亡也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
懌傳弈弈然無所薄也箋云君子斥幽王也幽王久不
與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已無所
依怙故憂而心弈弈然故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之

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懌也音義

朝直遙反下皆同薦音鳥說文音弔寄生草也

爾雅云寓木宛童是也蘿力多反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豉反下同弈音亦說音悅懌音亦本又作繹怙音疏正義曰毛以爲有類然者之皮弁實維戶解音蟹伊何乎宜在於首以爲表飾也以興有尊貴者之天王維如何乎宜君於上以正綱紀也爾王之酒既旨美矣爾王之穀既嘉善矣足能具禮何以不

用與族人燕乎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疏遠者乎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何不燕而親之今爲輔助我所以欲王之親燕者以薦與女蘿施于松柏之上非自有根依於松柏之根故松柏在而茂松柏殞而亡是存亡在松柏以興同姓與九族附於王者之側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故王政明而榮王政衰而微是興衰由于王政所以欲王之明也下四句義具在箋鄭以爲王服是有頍然者皮弁之冠是維伊欲何爲乎宜當服之以燕而王何以不爲餘同傳正義曰以頍文連弁故爲弁貌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我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傳興理不明王肅云言無常也興有德者則戴頍然之弁矣下章肅又云言冕其在人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無德將不戴弁孫毓以皮弁非唯王者所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爲王者廢興之喻以王說爲非案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

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爲喻也箋正義曰釋詁云實是也實寔義同故實亦爲是也言是維伊何問其所用之辭則此弁爲燕之服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玉藻文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且此詩責王不燕而舉皮弁是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周人循而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如彼注則天子之燕用玄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賓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傳正義曰薦釋草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陸璣疏云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怙美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

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奕奕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爲無所薄也下章傳曰怲怲憂盛滿言憂之多箋正義曰以王不燕樂而欲見之故知君子爲幽王也此悅懌文與下章有臧相值有臧冀王之善則此亦冀王意悅懌故云庶幾其變改意解懌言當開解而悅懌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箋云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傳時善也豈伊異人兄弟具來箋云具猶來也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傳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音義

期本亦作其音

基王如字
恹兵命反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
弟甥舅箋云阜猶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如彼雨雪
先集維霰傳霰暴雪也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
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
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死喪無
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箋云王政既衰我無
所依怙死亡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

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喪亡哀之也音

義

霰蘇薦反消雪也字亦作霓搏徒端反喪

疏

正義曰言王政

教暴虐如彼天之雨下大雪其雪必先集聚而搏維爲小霰而後成爲大雪是雪有漸也以興幽王之爲惡亦初爲小惡而成爲大惡亦惡有漸也王漸益惡今則大甚王若覆滅則已亦喪亡我等死於喪亡無有日數復無幾何與王相見永不得王之燕禮矣且自相與喜樂此酒於今之夕以見必不燕已故自己酒維當王之燕禮箋正義曰謂吾舅者吾謂之甥釋親文也此諸公而及甥舅以甥舅王之外親皆是緣王興衰故亦欲從王燕之也傳正義曰霰暴雪者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箋正義曰先集者謂雪集聚也解雪當散下而言集意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溫暖雪自上下逢遇溫氣消釋集聚

而搏謂之霰積久而雪之寒氣勝此溫氣則大雪散下是雪有漸故喻王惡自微至甚如先霰後雪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電陰之專氣爲霰盛陽氣之在雨水則溫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搏爲電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故言遇溫氣而搏也

頌弁三章章十二句

序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竝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

詩也音義

牽胡瞎反車軸頭鐵也嫉音疾妬丁故反敗必邁反又如字

疏

正義曰作車牽

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當時褒姒在王后之位情性嫉妬由物類相感而小人道長故使無道之輩並進於朝讒佞巧言傾敗國家令王之德澤不加於民使致下民離散周人見其如此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幽王欲令代去褒姒教幽王改修德教故作是車牽之詩以刺之上言大夫下言周人見大夫所作述衆人之意故也此經五章皆以褒姒嫉妬思得賢女代之言思變季女是褒姒嫉妬也德音來括是民已離散者也令德來教欲王之改修德教是德澤不加於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

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傳興也間關設牽也變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箋云逝往也大夫嫉褒姒之爲惡故嚴車設其牽思得變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

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莊庶其
當王意匪飢匪渴德音來括傳括會也箋云時讒巧敗
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飢不飢雖
渴不渴覬得之而來使我王更修德教合會離散之人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箋云式用也我得德音而來雖無

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音義

變力克反齊側皆反

下同少詩照反本亦作季女括本又作恬音
活徐古闊反覬音冀好呼報反注下竝同

疏

正義曰
周人惡

褒姒嫉妬讒佞在朝欲得賢女以代之故言已欲聞關
然以設車之牽兮思得變然美好齊莊之少女往迎之

兮若有此女可得往迎其於行道雖飢非以爲飢雖渴非以爲渴所以然者覲望此女以令德善音來教諫於王使施行德澤會合離散之人凡人之喜樂須賢女共之我若迎得此女雖無同好之賢友猶用是得賢女之故燕飲酒相慶而且喜樂嫉妬似之甚思賢女之幼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傳正義曰以連言牽兮故知間關設牽貌牽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故言設牽也有齊季女者采蘋經文也以其當爲王后欲代嫉妬明其非直幼少而已是以箋述之云既美好而少又有齊莊之德庶其當王意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傳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鵲雉也辰時也箋云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喻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

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修德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箋云爾女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燕飲

酒且稱王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音義

鵠音驕射音亦下同

厭於豔

疏

正義曰既思賢女欲以配王又欲王有美德

反下同致此賢女故言依然而茂盛者彼平林之木

有往集之者維爲鵠雉也此鵠雉乃耿介之鳥由平林

之木茂盛故往集焉喻有茂美之德者君子之身有來配

之者維爲碩女也此碩女有齊莊之德由君子之身美

則來配焉是美德能致碩女也如此則王若有茂美之

德則其時彼有美大之賢女以令善之德來配於王與

王相訓令王改修德教我用是之故則燕而飲酒且稱

王之聲譽又愛好汝王無有厭倦也傳正義曰依爲林

之狀以茂而致雉故知依爲茂木貌也周禮有山林林

麓不在平地此云平林故爲林木之在平地也鵠雉釋
鳥文以說文云鵠長尾雉走鳴乘舉尾爲防鉞著馬頭
上陸璣疏云鵠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鵠鵠其尾長
內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庶兩足之美
有鵠庶者似鹿而小是也此鵠是雉中之別名雉性耿
介故箋謂之耿介之鳥士相見注云贊用雉者取其耿
介交有時別有倫雉必用死爲其不可生服是耿介也
以雉有耿介之性喻碩女有貞專之德碩大也言美大
女之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箋云諸大夫覲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
美猶用之此燕飲穀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

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

至也音義

樂音洛

疏

箋正義曰以言與汝是相於非一之辭故言諸大夫也人之飲食必樂其

旨嘉今喜而用之故不待旨嘉經再言庶幾其意則同故箋於食之下總云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已得輔佐之也說燕樂之事而言無德者以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已爲主引人從已自他而言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爲主持已就人自己而言故云已身無德爲謙辭耳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箋云陟登也

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其葉

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

嫉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鮮我覲爾我心寫兮箋云

鮮善覲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之憂除去

也音義

析星厯反柞子洛反滑思敬反茂盛也爲于偽反下亦爲同辟婢亦反又音壁鮮息淺反徐音

仙覲古候疏

正義曰言有人登彼高岡之上當必析伐其柞木以爲薪析伐其柞木以爲薪者以

此柞木其葉滑滑然茂盛兮爲其蔽岡之高故我伐而去之以興有賢女居彼王后之位則必辟除褻姒以爲賤辟除褻姒以爲賤者以此褻姒其惡衆多爲其蔽王之明故除而去之善乎我得見汝之新昏賢女辟除褻姒如是則我心中之憂寫除而去兮喜之至也箋正義曰以析者是除去之辭又言滑兮爲茂盛故喻其蔽岡之高以喻取一象欲見其體而不得見之則爲蔽也言爲薪是廢棄而不用之辭故辟除嫉妬亦廢棄之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傳景大也箋
云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
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
有禮如御四馬騤騤然持其教令使人調均亦如六轡
緩急有和也觀爾新昏以慰我心傳慰安也箋云我得
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

也音義

仰止本或作仰之景行之行下孟反注明行
同牡茂口反騤字非反調音條和胡臥反

疏

正義曰毛以爲若得賢女在王后之位則諫王使之爲
善庶幾於古人有高顯之德如山者則慕而仰之有遠

大之行者則法而行之既慕德行善則調御有法如善御者使四牡之馬駢駢行而不怠進止有度執其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也喻王法仰高大善御羣臣使有禮法成其文章如六轡之御四馬也得賢女則令王如是我所以願見之也我若得見爾之新昏使王改修也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鄭唯以景爲明爲異餘同箋正義曰傳云景大釋詁文箋必易之爲明者以行須行之故以爲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也言高山者以山之高比人德之高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也且仰是心慕之辭故爲高德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多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六轡以御四馬故以喻王御羣臣六轡如琴猶言執轡如組轉相比竝以發明其意也四牡傳曰駢駢行不止此亦然也傳正義曰傳以慰爲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

裒似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裒似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

車牽五章章六句

序青蠅大夫刺幽王也音義

蠅餘仍反

營營青蠅止于樊傳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箋云興者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箋云

豈弟樂易也音義

營如字說文作營云小聲也樊音煩藩方元反一本甫煩反汙汙辱之汙

鳥路反令力成反遠于萬反豈開
在反悌音弟樂音洛易以豉反

疏

正義曰言彼營營然往來者青蠅之

蟲也此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近之
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宮室之內也以興彼往來
者讒佞之人也讒人喻善使惡喻惡使善以變亂善惡
不可親之當棄於荒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讒人
爲害如此故樂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
讒人之言也傳正義曰樊藩釋言文也孫炎曰樊圃之
藩然則園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外
之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藩以細木爲之下章
棘榛即是爲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爲藩明棘
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箋云極猶已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傳榛所以爲藩也讒人罔極構我二

人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音義

榛士巾反疏箋正義又側巾反曰構者

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上言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讒者每人讒之常構二人構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序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箋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

王卿士音義

筵音延媒息列反近附近之近沈如字直林反字或作耽都南反湎莫衍反飲

酒齊其色曰酒徐又莫疏正義曰賓之初筵詩者衛
顯反液音亦態他代反疏武公所作以刺時也以幽
王政教荒亂而情廢乃媒慢親近小人與之飲酒無
有節度令使天下化而效之致天下諸侯君臣上下
亦效而行之沈酗於酒酒齊顏色淫液不止遂成風
俗衛武公既入爲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是詩以
刺之也定本集注竝云飲酒無度俗本作飲食誤也
刺時者即幽王之時也以幽王之文見於下故言刺
時以目之案著云刺時也時不親迎鄭以爲直刺君
身則言時者目其時之君由可以兼見於當時矣此
君臣上下文在天下化之下則是天下諸國之君
臣也沈酒淫液即飲酒無度之事舉化者尚沈酒淫
液則王朝亦沈酒淫液可知矣言武公既入者言作
詩之早晚耳雅者言天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譚大
夫尚得作詩以刺王則在國亦得作不要待入王朝
也沈酒者尚書微子曰用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

蕩曰天不洒爾以酒箋云天不同爾顏色以酒酒誥
注云齊色曰洒然則沈洒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
洒然俱醉顏色齊同也此經五章毛以上二章陳古
燕射之禮次二章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
大射行祭之事次二章言今王祭未之燕俱以上三
章陳古以駁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
下化之三章四章言賓屢舞號呶是媿近小人飲酒
無度也卒章言凡此飲酒爲天下之辭是天下化也
卒章無君臣淫液之事者此天下化之效上所爲效
者尚然君臣可知故經舉天下之民以明其君臣也
不醉反恥是使齊醉也其設戒童叟之言出與不出
之語竝爲沈洒之事也或以爲君臣上下沈洒淫泆
倒本幽王之君臣則天下化之宜居於下非文之勢
理在不然箋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遲云咏歎之淫泆
之則淫泆遲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
掩及其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

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箋云
至於旅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態出故舞不知止
也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
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
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
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
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
句皆說燕事舉酬即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
之下說大侯既抗以下六句爲射事也燕必有樂故
二章又重說燕事箛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
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
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
子孫其湛以來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福之
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
四句復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
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籩豆二章言笙

鼓者燕以飲食爲主作樂助其歡耳故先言酒殽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未與族人私燕小人爲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傳秩秩然肅敬也箋云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籩豆有楚殽

核維旅傳楚列貌穀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箋云豆實菹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穀酒既和旨飲酒孔偕箋云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鐘鼓既設舉醕逸逸傳逸逸往來次序也箋云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傳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

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
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與射夫既
同獻爾發功箋云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
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發彼有的
以祈爾爵傳的質也祈求也箋云發發矢也射者與其
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
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
爭也君子音義

秩直乙反折之舌反知音智下同穀戶
交反核戶革反蒞側俱反偕音皆疇市

由反縣音玄抗苦浪反張如字鵠戶沃反鵠鵠也說文云即鵠也小而難中又云鵠者覺也直也射者直已志棲音西著也梓音子衍苦旦反與音餘本作乎又作也並非發如字徐音廢比毗志反中丁仲反祈音其拾其劫反更也飲於鵠疏正義曰毛以爲古之將行燕射先反爭爭鬪之爭爲燕禮燕禮之時其賓之初入門

以至於升筵其折旋揖讓隨其左右趨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失禮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籩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又菹醢之般與有核桃梅維旅而陳之於籩豆之上矣其王之酒既又和調旨美時衆賓之飲酒者威儀甚偕言其齊一而順禮也及其將射鐘鼓既已改設舉相酬之爵逸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舉侯之時又亦張之矣弓矢既張衆射之夫既同登於堂而在射位遂各呈奏爾之射者發矢中的之功此射者發矢射彼有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

心競云我發必使中以求不飲汝養病之爵今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爲異文義則同傳正義曰箋依釋訓云秩秩智也傳言肅敬者以序刺媒慢由有智而能肅敬理亦通也箋正義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左右謂折旋揖讓者以賓與主人爲禮隨其左右之宜其行或方折或迴旋相揖而辭讓也今大射禮諸侯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爲主人案其經擯者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外席賓列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初入門至即筵以來每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讓則或左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

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
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
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鵞注云
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閭中注
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
在則無明文言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則從爲賓以至於
即筵皆秩秩也以其言廣故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
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智言其不失禮也審智言其
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
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
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
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
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
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
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
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

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傳正義曰此言籩豆之設故知楚爲陳列貌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穀核即籩豆所盛穀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籩故言穀豆實核加籩也先穀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禮有加豆籩傳言加籩豆知非加豆籩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天官籩人加籩之實菱芡栗脯非核物且以穀豆實類之知加之於籩非爲籩加之也旅陳釋詁文楚是陳列之貌旅又爲陳者謂陳穀核於籩豆之上也箋正義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韭菹醢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蓀注云蓀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也桃梅有核之物申傳說加籩之義故云籩實有桃梅之屬故稱核也言之屬者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也既以豆實爲菹醢恐穀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之曰穀明穀是總名以此文穀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穀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穀是在籩之物

亦爲穀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醢糝皆以稻米爲之。則豆實之穀亦有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實謂爲飯食者也。今變爲雜用，不同穀實之限，偕者俱也。言其俱相類，故言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也。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明賓主皆得其宜，所以爲美也。傳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鍾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爲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鍾鼓既設者，亦爲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宫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還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還之，明鍾鼓之懸改之矣。箋正義曰：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舉酬始言鍾鼓，既設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懸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

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懸是由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爲諸侯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而改之故於此言既設也傳正義曰傳唯言大侯君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主以息燕是燕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

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者以上文謂燕此下說射故言禮有燕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箋正義曰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

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鵠
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彼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
也其上文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
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
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
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居侯
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
皮侯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
其側又方制之爲質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
解名曰大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
謂之大侯鄭以此爲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
侯而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
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
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熊侯
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
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故二侯也謂之侯與鵠者司

喪注云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謂之鵠者取名鵠鵠也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俊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鵠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賓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爲名又取正爲義亦猶鵠也既已棲鵠便即射之故云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解抗侯之下言張弓之意弓可言張而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毛以此爲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乎既烝衍烈祖是爲祭事則此時祭爲大射明矣故難之也鄭異於毛多矣唯采蘋及此難之者出於當時之意耳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

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衍非實祭也孫毓以爲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凡大射所以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衆射者也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已功故以獻爲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爲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對射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誓射之下云遂比三耦司

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既射乃云遂比衆耦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言比衆耦文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衆耦非如大射之衆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爲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纔厠末而已鄭何當舍其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六耦非一故稱衆也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傳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猗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爲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絜方六寸也絜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爲六寸

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米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爲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言正鵠即引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的爲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爲明矣蓋亦爲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爲燕射則的者謂熊侯白質者也箋正義曰言射事故知發爲發矢大射禮

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
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
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四矢徧射也上言獻
爾發功謂其行射時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
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
即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
求中以辭養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
故此云射之禮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
射禮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
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
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
說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附勝者先升堂
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
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
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爲心
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射爵時揖

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求正諸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是各心爭之事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傳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箋云籥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衍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傳壬大林君也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

得萬國之歡心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傳嘏大也箋云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

曰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
室人復酌爲加爵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傳酒所以安體
也時中者也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
賓與兄弟交錯相醕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
已又無次也音義

篇余若反衍苦旦反洽戶夾反應應對之應滌徒歷反樂音洛下樂其湛

樂喜樂下文曰樂竝同偏音遍錫音析嘏古雅反湛答
南反能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仇毛音求匹也鄭讀
爲輶音俱謂挹取酒餞子峻反疏正義曰毛以爲古之
復扶又反挹一入反中張仲反疏行燕禮也作樂以助
歡心使人秉籥而舞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樂既和奏
之音聲甚得其所既賓主有禮八音和樂如是則德當

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烈之祖以合其酒食百衆之禮以獻之也祭有酒食聲樂可歆神因言合獻衆禮以是俱是事神之物即乘而言之此酒食百衆之禮既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可以當於神明爲神所歆祐賜汝孝子以大大之福令子孫其皆耽樂而歡喜也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子孫耽樂其此耽者乃曰由燕飲之樂是燕之不可以已也故燕末將射賓則自取其匹耦以共發而居室之主人亦入於次故取弓矢又射以耦賓也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安體之養爵以奏進於汝之射中者令以飲其不中而行罰也此皆燕射之正禮疾今不行也鄭以爲既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爲祭之初先秉籥而舞吹笙擊鼓聲音滌蕩節度相應其樂既和而俱奏詔告天地之間進樂功烈之祖以合百國所獻之禮而薦之宗廟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庭又有卿大夫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所以祀其先

祖也先祖於是饗而祐之錫爾王大嘏之福令得保其
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耽而喜樂矣子孫所
以其耽者曰由喜樂於神之福是子孫亦當敬事神明
於嘏之後乃各奏見爾子孫奉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
事神也子孫既獻於是賓則手自斟挹其酒室中佐食
之人又入而酌爲加爵以獻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
惠徧行而賓之弟子及已弟子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
之此時心中所尊敬者此皆先王祭祀之禮疾令幽王
不能然至於沈湎而無度故舉以刺之傳正義曰簡兮
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舞在笙鼓之上
明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作者舉
鼓舞而言耳此皆燕時樂也或以此爲節射之樂案射
禮主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不鼓不釋言射不
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樂正命太師曰請奏豳首間若
一言調其疏數以節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擊鼓作歌與
射者爲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相應非射樂

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樂先祖安得拾燕初之
盛作而指節射之略者乎以此知不然矣箋正義曰殷
人先求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
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
教之至也衆生必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
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
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音之號使
詔告天地之間令魂氣聞而以降此求諸陽之義陽謂
魂氣分散者也又臭鬱合鬯以灌令體聞而以出是求
諸陰之義陰謂體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爲此二者但行
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
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
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
璋用玉器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凡祭慎諸此魂
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
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

言之殷周先後雖異皆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裸其相去亦幾也宗廟當九閔殷於樂闋迎牲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爲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閔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亦先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年左傳稱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則魂魄小異耳禮記注云復招魂復魄是魂魄相將之物也然人死精氣有遺而留者有發而升者相對故留者爲魄發者爲魂聖人制作二禮以求之此詩說祭祀之禮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禮先奏樂滌蕩其聲以是之故此詩主言鼓舞而已此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答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是解武公言殷禮之事也鄭之此答皆下曲禮文案彼注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答志以爲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

說大夫士去國之法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爲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取禮記爲言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蒯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故地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也此因詩文唯言秦樂故解武公之意也其實詩人之作出於本情不必殷人皆言樂周人皆言裸也烈祖言既載清酤玄鳥云大椿是殷人之作言酒食也執競說武王之祭言鼓鐘管磬是周人之作言聲樂也以此知作者各言其志立文不常箋知以洽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者以下經云百禮既至是自外而至故知諸侯所獻之禮也傳正義曰壬大林君釋詁文毛不解百禮之義載芟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獻百禮宜爲所薦之酒食穀蓋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

祖皆非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爲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士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箋正義曰鄭以此爲實祭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爲諸侯之君君爲國君則任是君所任者故爲卿大夫也以百禮既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州諸侯採其美物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饌諸侯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卿大夫又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便其文耳必陳此物及卿大夫與國君者見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孝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言百禮而箋云萬國者皆舉大數箋因成文耳案嘏言既與少牢特牲受嘏文同少牢之嘏有辭是皆尸嘏神意與主人故言

尸與主人以福王受神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受報其辭有勿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也傳正義曰毛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此總陳賓主之黨不獨陳主與正賓二人也禮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爲耦也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於次此云主人亦入於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爲上射主爲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爲之箋正義曰以此論祭祀而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既耽之後各酌獻尸也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知尸

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禮亡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
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
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王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
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
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是士之祭
禮嗣子舉奠也又曰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
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
之前親酌奠於銅南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奠
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爲舉奠也不飲少牢禮者少牢無
嗣子舉奠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首奠避諸
侯然則士卑故不嫌也特牲酌尸不卒爵又無酢直啐
而奠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爵入事其節相當故
引之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相當故云其登引餼獻受
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不直
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文王世子記文無行
事之次約士禮準之而後明故并引之彼注云上嗣君

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餞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餞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文逆者便文且令受爵文承上嗣明受之者嗣子也鄭以特牲禮文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斝諸侯有奠角在於饋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安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饌於奧奠斝銅南迎尸主而入即席東面尸舉所奠之斝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斝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爲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爲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也以祭無取於匹故曰仇讀曰斟謂斟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佐食者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食之人其名之曰佐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又曰衆賓長爲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加是

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特牲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爲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爲加也案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子孫之事令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爲次也傳正義曰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所汝爵慮其耦與已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今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於豐上是豐上之解勝者所酌又言養是自勝者往養不勝者之辭故知以奏爾中欲令飲不中者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爲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即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箋正義曰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存在乎意故云心

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未虛也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觶於籩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樽中庭北面舉觶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言交錯而已者謂弟子舉觶之交錯非止交錯其酬也特牲注云弟子後生者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爲賓溫溫柔和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

僂僂傳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僂

僂然箋云此言賓初即筵之時能自敕戒以禮至於旅

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

恒之人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其未醉止威儀抑抑

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傳抑抑慎密

也忸忸嫫嫫也秩常也音義

反如字韓詩作𦣻𦣻音蒲板反善貌曰音越下是曰

皆同下章放此幡字袁反舍音捨坐如字徐才臥反屢力具反注及下同本作婁僂音仙數音朔態他代反率音類又所律反抑於力反忸毗必反又符疏
正義曰毛筆反說文作忸平一反嫫息列反嫫音慢
以爲幽王

既不能如古之禮故陳其燕之失禮言幽王所與燕賓失禮之事其賓之初入門及登堂升筵矣於時尚溫溫然其貌和柔而恭敬也至飲酒旅前其未醉止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慎也至於旅酬之後曰既醉止之時威儀僂僂然失其所矣又舍其本坐遷嚮他處數數起舞僂僂然失所也此賓爲王所敬其失如此故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此本旅前其未醉止尚守威儀抑抑然慎密至旅後曰已醉止乃威儀怩怩然而嫫嫫至於旅末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言其昏亂禮無次也由此故民皆化之敗亂天下可疾之甚鄭唯王祭末與族人燕爲異其文義則同箋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爲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即楚茨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明王亦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賓必異姓傳正義曰反反言重慎者此言自重而謹慎與下抑

抑慎密一也謂慎禮而密靜即爲美之義故假樂傳曰
抑抑美也幡幡失威儀亦由媒慢故下傳曰怲怲媒慢
也僂僂舞貌也傳直云僂僂者是貌狀之辭下僛僛佺
佺俱是貌狀亦宜然矣箋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
上經言初即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酢
酬之時也既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
下章無算爵時故音聲號呶又甚於舍坐是爲文次也
論語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故言王既不
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恆之人卒章云凡此飲酒爲
天下所化是由此賓之失而然故言所以敗亂天下率
如此言率者非一之辭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
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佺佺傳號呶號呼謹呶也僛僛

舞不能自正也傚傚不止也箋云郵過側傾也俄傾貌
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爲無算爵以後也既醉而
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箋云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
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
有善威儀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音義

號胡毛反

注同嘽女交反儻起其反注舞不能自正也正或作止
按下傚傚是舞不止此宜爲正說文云醉舞也郵音尤
俄五何反廣雅云哀也傚素多反一音疏正義曰前章
倉柯反呼火故反謹呼端反箴之林反言燕初及旅

酬之事此述無算爵之後言爵行無算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謹嘏而唱呬也錯亂我籩豆之行列數起舞嘏然不能自正也又疾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既已醉則不自知其過失傾側其弁使之俄然數起舞嘏然又不能止以此荒醉敗亂天下故武公爲言陳作賓之禮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爲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出是謂誅伐其德醉前無失爲有德既醉爲愆以喪之是伐其德也戒王若飲酒而誠能得嘉善人之賓與之燕則維其於禮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賓之乎上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斷絕更生事之辭言醉而復益醉也上言僊僊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嘏則不能自正嘏然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爲差降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

醉反恥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箋云凡此者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箋云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爲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

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聞之將恚
怒也由醉之言俾出童殺傳殺羊不童也箋云女從行
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殺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

也殺羊之性牝牡有角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云矧况

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况能知其多

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音義

令力呈反惡烏路反式徐云毛如字

又云用也鄭讀作愚他得反惡也大音泰徐勅佐反語
魚據反又如字爲于僞反下同顛都田反本作僞什何
音赴一音蒲北反說文云頓也語魚據反恚一瑞反
怒也出如字徐尺遂反殺音古脅許業反矧失忍反疏

正義曰毛以爲言王燕失所故天下化之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爲史令催不醉之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爲人所非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俗既然矣武公無如之何故禁戒時人無令相說言用此醉時勿得從而謂之以言其醉狀又當防護醉者無使顛仆大至怠慢汝之所陳說者非所當言勿爲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亦勿以彼惡行而語他人以人性諱短聞將恚怒故教之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汝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穀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既禁其勿言恐人問之不已又教之云人若問汝彼醉之狀汝當云我於此醉者三爵之時已自不識知况敢能知其多而復飲乎但以此答彼問自息將慎其已然而爲之立大法也鄭唯以式爲惡謂見醉者之過惡無就而謂之餘

同傳正義曰毛以經直云立監佐史不知是何監何史贊其不足故言酒也立監是衆所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文不同此刺其立酒之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即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此刺者彼則監其失禮此乃督之使醉名同而實異以其俱是監察故鄭於鄉射引此耳箋正義曰式讀曰愚者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愚訓之爲惡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何知非已自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答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敢知他之辭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算爵旅與無算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酬爲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

之時非謂人
飲三爵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毛詩注疏卷二十一

毛詩注疏卷二十一考證

倬彼甫田章傳倬明貌○

臣敏中

按說文倬明也大也

韓詩倬作蒔爾雅蒔大也此宜訓大傳訓明似未盡其義

大田章以我覃耜○覃爾雅注作剡

及其蝱賊傳食根曰蝱食節曰賊疏或說云蝱螻蛄也

○臣宗楷

按螻蛄亦爲苗患毛詩義疏曰蝱長而細

自是蝗類非螻蛄也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呂氏春秋作有晄淒淒興雲祁

祁

瞻彼洛矣章鞞琫有珌○

臣宗萬

按鞞琫珌爾雅無文

故此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而公劉傳則云下曰鞞上曰琫釋名因之至杜預左傳注則以鞞爲上飾鞞爲下飾

桑扈章彼交匪敖○漢書作匪徼匪徼左傳作匪交匪

敖

車牽章辰彼碩女○列女傳引詩作展彼碩女
高山仰止○仰說文作卬按韻則卬字爲是

毛詩注疏卷二十一考證

謹案第二頁前四行箋豐年之法如此刊本豐訛
農據宋本改

第九頁前五行疏謂息田夫而饗勞之也刊本饗
訛嚮今改

第十二頁後四行疏設其社稷之壝刊本壝訛壝
今改

第十七頁後三行疏孟子十二月興梁成刊本興
訛車今改

第四十四頁前二行疏寔是也刊本寔訛宴今改

前三行疏則此弁為燕之服刊本弁訛皮今改

第四十六頁前二行疏陽之專氣為電陰之專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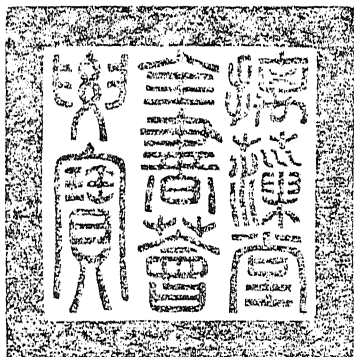
為霰刊本電霰二字互訛據大戴禮改

第五十一頁前八行音義一本甫煩反刊本反訛

及今改

第六十五頁後四行烈祖言既載清酤刊本烈訛

列據經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夢元

膳錄監生臣梅德